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导致新疆和平解放的历程·····	陶峙岳 (1)
从撤出陕西到川北起义·····	裴昌会 (11)
起义前的几点回忆·····	李 振 (23)
川西起义经过·····	嚴嘯虎 (35)
我从鄂西潰退入川到起义的经过·····	陈克非 (43)
云南和平解放前后的几点回忆·····	曾恕怀 (84)
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	宋希濂 (92)
云南解放前夕軍統在昆明的特务活动·····	沈 醉 (101)
对《云南解放前夕軍統在昆明的特务活动》 一文的补充·····	卢 漢 (144)
陈光甫与上海銀行·····	楊桂和 (146)
蕪湖胡开文墨店調查·····	蕪湖市工商業联合会 (170)
載洵、薩鎮冰出国考察海軍·····	林獻忻 (187)
福建海軍沿革紀要·····	陈培源、陈志武、郭秀如 (192)
回忆康南海史实·····	康同壁 (201)
补充和訂正	
关于《統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的补充·····	柳 蔭人 (219)
对《我与政学会》文中的訂正·····	毛肅岑 (220)
关于《韓复榘特諜队》的补充·····	朱子勉 (221)

关于《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一文 的订正·····	阎宝航 (224)
关于《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结 局》一文的订正·····	刁岫生 (224)
关于莱芜蒋军被歼记一稿的补充材料·····	庞镜塘 (225)
关于《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	杨玉清 (227)
关于《郑汝成之死》之订正·····	冯亚雄 (232)
对《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见闻》一文的补充·····	董巽观 (233)
关于《广德、泗安的防御战》的补充·····	雷云仙 (235)
对《我所知道的陈诚》的一点更正·····	柳挺生 (237)
对《我对许崇智了解的片断》的补充·····	柳清若 (237)
《长城抗战概述》的补充材料·····	符昭鸾 (239)
对第十五辑两文的两点疑问·····	张惠通 (240)
关于《辛亥以后二十五年间贵州军政概述》的订 正·····	陈弦秋 (241)
对《九一八事变前后日寇和汉奸在东北的阴谋 活动》的订正·····	王 前 (241)
关于《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 的更正·····	刘叔模 (242)
关于《改组派回忆录》的更正·····	何汉文 (243)
《申报与史量才》书后·····	章士钊 (244)
史料辨实·····	康同璧 (247)
关于《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与消灭》的订正·····	谭志清 (249)

附注

对《起义前的几点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四辑二六七页

对《川西起义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二三六页

对《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四页、第三十一辑三〇六页

对《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四页、第三十一辑三〇七页、第四十三辑二七一页

对《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七页

对《关于〈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的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五页

对《关于〈广德、泗安的防御战〉的补充》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三〇八页

对《关于〈改组派回忆录〉的更正》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三一二页

附注

对《起义前的几点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四辑二六七页

对《川西起义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二三六页

对《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四页、第三十一辑三〇六页

对《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四页、第三十一辑三〇七页、第四十三辑二七一页

对《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七页

对《关于〈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的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五页

对《关于〈广德、泗安的防御战〉的补充》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三〇八页

对《关于〈改组派回忆录〉的更正》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三一二页

导致新疆和平解放的历程

陶 峙 岳

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国民党驻在新疆的一支近十万人的部队，在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策划率领之下，宣布即日和广州反动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通电起义。随后，新疆省政府及其所属单位，在省主席包尔汉、秘书长刘孟纯、委员屈武等率领下，通电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新疆获得和平解放。

当时起义的部队，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序列的整编四十二师所辖一二八、六十五、骑八、骑九四个整编旅，整编七十八师所辖一七六、一七八、一七九三个整编旅，整编骑兵一师所辖一、二两个整编旅，包括驻在新疆的联勤总部系统的物资供应局和空军地勤人员。

起义部队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及有关方面申宥通电：“我驻新疆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文白将军之贤明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执行保卫国家、爱护人民之任务，兢业从事，始终如一。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新省远在边陲，各族人士无不殷切期望遵循张将军之一贯政治主张，确保地方之安定。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肯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

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正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成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切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九月二十八日给起义将士复电:“你们在九月二十五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新新疆而奋斗。”

彭副总司令给起义将士复电:“将军等率领部队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民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

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斗争,起义终于实现了。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在报纸公布之后,全疆各族人民真是无比兴奋。

二

新疆起义是由渐变到突变,经过了曲折崎岖的历程的。追溯

源流，有它的前因后果。

早在一九四三年，盛世才在新疆政治投机失败，国民党的势力伸入新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压迫剥削，于一九四四年激起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民族人民武装革命，一九四五年九月进逼玛纳斯河对岸，形势十分紧张。当时张治中将军奉派飞新，通过与有关方面联系，认为新疆问题只有遵循和平途径来解决。经过重重的努力，通过曲折的和谈，于一九四六年春夏间与伊、塔、阿三区代表签订了和平解决条款。接着成立了有各族人士参加的民族联合政府。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和增进中苏亲善的外交政策。同时，成立了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我曾一度调来主持其事，不久即由宋希濂接任。由于以上各项措施，对内消灭了战争，对外得到了苏联帮助，在相当时期内出现了相对的安定局面。这就对新疆后来的和平解放发生了深远影响。

一九四七年夏，由于一系列事件导致了民主联合政府的分裂，伊、塔、阿三区人士撤回伊犁。新疆局面一时陷于僵持状态。张将军深深感到：如此下去，新疆仍有流血危险。认为有调整新疆军政负责人而首先是军事负责人的必要。因此，我于一九四八年秋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再次兼任了新疆警备总司令。当我将去新就职，张在兰州私邸，出示他迭次建议蒋介石力主国内和平的一些函件和谈话记录，并谈到一些今后的安排，因而对于新疆将来出路问题，已是“心照不宣”，有了共同的默契。

到一九四八年底，东北国民党反动派部队全部被歼。天津相继解放。北平正在酝酿和平，国内形势迅速发展。在张将军考虑新疆问题中，已认为必须进一步在亲苏原则下，保持和平局面，巩固民主团结，设法恢复和伊、塔、阿三区的合作，准备过渡到“和平

交代”。就在一九四八年底按照預定計劃改組了新疆省政府，把大土耳其主義者——新疆省政府主席麥斯武德等撤換，以包爾漢任主席，借謀三區關係的改善與新疆和平局面的確保。

新疆政治的關係正在調整，軍事的壓力乃相繼襲來。關內的頑固派垂涎新疆的幾萬軍隊，企圖把它拿去當炮灰。

一九四九年二月，曾接李宗仁電報，新疆駐軍除留一旅擔任防務外，余悉調進關，參加內戰。馬步芳則要把騎一師調回青海，宋希濂也要把軍官訓練班全部及其武器裝備調進關內。這些部隊，派系複雜，究竟聽調不聽調，非我一己之見所能決定。為了統一認識，就以整編部隊名義，召集師旅長會議。結果是意見紛歧，極不一致，未作具體決定。且看形勢發展，由我最後作出安排。於是採取了拖延辦法。感於交通不便，運輸困難，開拔計劃報得大，行動經費要得多，就以此作為應付手段。自己則多方借口，堅持不去南京、廣州。拒絕部隊調動，確是新疆局面爾後發展的關鍵所在。一拖再拖，時間就是出路。但這也是在新疆特殊情勢下，方能出此一着。

通過以上一系列安排，新疆局勢可以拖下去，但最後如何動員部隊起義，則有待時機的成熟了。

三

西安解放，西北局面改觀，時機就一天天迫切起來了。約在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間，對於起義開始醞釀。首先是劉孟純（軍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兼省府秘書長）、陶晉初（總司令部參謀長）、屈武（省府委員兼迪化——現改烏魯木齊市長）、劉澤榮（駐新外交特派員）、梁客博（總部政工處長）等各向有關方面聯繫、交談、分析和反

映。当时机未到绝对成熟，防止万一有失，我不能公开表示什么态度和流露任何感情。但认为总司令部领导人的意见必须一致，南北疆部队的行动必须一致，为此，我在八月十五天左右，借物资供应局长郝家骏、政工处长梁客博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约了驻在南疆喀什的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在焉耆见面。那次密谈是没有第三者参加的。赵本极不愿部队内调，对于起义部署，深表赞同，南疆就由他负责。东疆毗连甘肃，酒泉是其门户，而河西走廊正是兰州的退路。赖有彭铭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曾震五（八补给区司令）两人在兰州暗通声气，不仅曾与新疆互相呼应，而且促使酒泉和平解放，确保玉门油矿安全，彭、曾尽到最大努力。

当马步芳接任西北军政长官，驻在新疆部队之最听指使者为其嫡系整编骑一师师长马呈祥。其他如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所属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虽为胡宗南系，而罗与马私人亲善，勾结甚密，叶则俯仰其间。他们有一共同意识，则为反共。当兰州战事日益紧迫之际，驻新部队内调问题又形紧张。以马呈祥为中心，罗恕人实为主谋，每以内调为请，实则不愿率部起义，态度极为明显。考虑到部队将领情况如此复杂，如处置失当，一旦决裂，后果何堪设想。于是就以不能内调为题，经与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从事悬谈。首先从新疆本身特点，根据当时全国局势，新疆怎么办谈起，天天谈，夜夜谈，谈的方面很多。无非是希望他们放弃内调打算，从而不致阻挠准备起义的各项安排，到必要时，可设法满足其个人行动的物质愿望。对这些人说，要他们一旦在政治上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是不容易的，只有从许多利害方面逐渐说服他们。

兰州情况益紧，解放就在目前。时机已临到最后阶段，我不能

不表示态度和决心,只有打开窗戶說亮話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应干涉他人自由。但必須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有人不贊同起義,也就是不需要和平,那么,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争。談到战争,必須在作战上能操胜算,后勤上有把握,才能应战。我們新疆的軍隊虽号称十万,但只能应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援。何况从軍事上看,兰州、西宁相繼不守,外援断絕,退路不通,运输困难。在这种情势之下,我們能不能作战呢?再从基本上說,新疆的問題,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由于民族的关系,决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所以,在我們的基本政策上,一切都需要运用和平方式,也就是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的。否則对国家、对人民、對我們自己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我們不爭取主动,求得和平解放,将使十万官兵,盲目牺牲,地方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引起民族仇杀,都是必然的結果。如果坚持战争,放弃和平,一定会弄得既不能战、又不配談和的地步,进退两难。又何苦乃尔呢?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請大家选择吧!”这一席話,叶、馬、罗等亦未表示反对。更从罗恕人淌下眼泪来看,似乎有动于衷。但他們的思想感情,还是处于搖摆、混乱、矛盾的状态。

事态的发展,总是有起伏的。就在經過多次悬談之后,一日深夜,我已就寝,叶成急来扣門。說:“罗恕人、馬呈祥认为你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除君側’,决定今晚把主张起義的刘孟純、陶晉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我提議应先告訴你,他們同意,故来相告。他們限我半个钟头以内回去。”我想叶之來告,其中还有几分感情作用。因留叶,电话約罗与馬來談,語极恳切,他們果即来。相見就一言直入:“你們要捕人,第二步怎样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

样,于你们有甚便宜?”当时,他们相顾无言,只见罗恕人淌下泪来。久之,囁嚅而言:“我们内心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屈……”听罗之言,可以想见他们的矛盾苦恼,大都是基于为个人打算,应即因势而利导之。我说:“大家知道,一个人基于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与是非,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让我以冷静头脑为你们考虑问题,因应恰当,何用遇到困难而只是长吁短叹,甚至与你们相对而泣呢?目前整个局势,你们知道很清楚。应不再涉想象部队内调那样无济于事的烦恼问题了。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也好,望再细思之。我要把一颗赤裸裸的心摆在你们面前,我决不离开新疆,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责任,尽到责任,虽死不辞。”话头很长,尽情倾吐,因而他们也就平静下来。一场风波,总算平安过去。东方快发白了,始各散去。在此险恶关头,脸皮幸未撕破,留有余地,大事就好办了。

第二天,我单身匹马地闖进老满城骑一师师部,他们正在开会,见我突然而来,神情颇为不安。但看不到一个随从,表示对他们相信的,他们也就释然。我乘机作了进一步解说,比昨晚说得更深些。他们甚至连推想到我日后会如何行动都说出来了。不过他们对我心事的估计错误,纯系从个人着想出发的。立场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无足为怪。经过这次长谈,似很投机,他们最后露出笑容,对我意见似已首肯。后来,通过各方面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接触解决,尽可能满足其物质愿望,复由刘汉东(迪化警察局长,和罗恕人等结交深)加以劝说,事机已见好转。最紧要者,在解放军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下,西宁继兰州之后急速获得解放,马家巢穴,破灭无遗,马呈祥已无留恋余地。且得到消息,他在青海家

屬已安全逃到广州。另方面，馬步芳最后逃往香港时，还携走騎一师应得軍餉銀元五万元(例由青海拨付)，也使馬呈祥极为不滿，认为临难不相顧，情誼何在？在此内外影响之下，于是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明白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續，許其循南疆去印度。滿天烟霧，至此始稍露曙光，就是大局从此可以暫告稳定，容許另作安排。但事后也有人提出指責，謂不应証反革命逃走的。不錯，从某种意义來說，应有此議。但是事实也应顧到反革命是不会甘心自己灭亡的，总想来作最后掙扎。蔣介石、胡宗南知道新疆情形，一面来电罵我“投降共匪”，一面暗中分別勾結部队將領，以遂私图。苛胡之流，慣耍这样流氓手段，对駐新部队經費从六月份起分文不发，而以开拔費名义汇来百万元(通过兰州长官公署，馬步芳又扣去二十万元，所余恰够維持生活三个月)，其险毒无耻，令人憤恨。直到叶成、罗恕人、馬呈祥整装待发之前夕(九月廿三日)，胡宗南还有电分致叶、罗、馬三人，要他們把队伍帶到南疆，許以空投接济。他們最后集議，卒以“大势已去，不能有为”而未反前議，这是叶成当面告訴我的。依据以上事实来看部队动向，是极为微妙的，要罗恕人等贊同起义，势不可能。如果坚持不証他們循着适当的途径离开，一旦橫生枝节，事情也很不好办。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偕其家属于九月二十四日离迪南行，新疆部队的起义通电就在二十五日发出了。以后他們經過阿克苏时，还有人逼令叶成回迪，幸未酿成变故，新疆終于获得和平解放了。

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第一次大会正在北京集会，新中国即将誕生，对于新疆能否导致和平，当为各方面——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所殷切关注。张治中將軍奉毛主席指示于九月十日由北京来电，晓以大义，囑即行动，并对今后部队安排作了詳細指示，其关

切之情，尤为备至。我们于十六日收到此电，感奋之余，更难忘却促进作用。一年以来，在新疆局势动荡中，对有关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策动、筹谋、协调、统一，刘孟纯、陶晋初、屈武、刘泽荣以及其他许多同志突破万难，作出了很大贡献。

四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新秩序亟待建立。经此一大改变，除极个别地区小有骚动，总的来说，全疆是安定正常的。我们只想今后如何巩固地方秩序的安定，进行部队的彻底改造，能为建设新新疆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没有要求，一切听党的话。首先是希望正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能够提早进到新疆。为此，我偕郝家骏于十月六日到达酒泉，曾震五、彭铭鼎已先在此，我们会见了彭副总司令和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政委王恩茂将军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将领。对于起义部队和地方现实状况作了详尽的汇报，也接受了亲切的指示。在王震将军亲自主持下，商定了起义部队的改编方案。这一改编方案，是依据现有人员武器实际数目，按照解放军统一编制订下来的，一切应有待遇，与解放军毫无差异。到一九四九年底，在上级的领导和解放军兄弟部队的帮助下改编完毕，从此归入到人民军队行列，废除了旧制度，建立了新制度，就这样开始新生了。有关解放军由酒泉向西进军的运输问题。也依照王震将军的规划安排，由原驻新后勤机关就现有车辆、汽油、器材等尽可能提出供应，部分的有便于解放军输送，赶快驰往全疆各地，这对后来新疆局势的发展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解放军先头部队战车第五团于十月间到达新疆首府，其余部队也随后分别进抵天山南北和昆仑山麓。各族人民见到自己的军队，欢迎之热烈，真是盛况

空前，載歌載舞，夾道歡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之聲響徹雲霄，亦可見其期待之殷切。由於解放軍的迅速到達，革命秩序建立起來了，於是新社會的建設也就從此開始了。

从撤出陝西到川北起义

裴 昌 会

一 两条道路的抉择

一九四七年十月底，胡宗南进犯陝甘宁边区已经十个月了。在这段期间内，胡宗南的部队屡吃败仗，折兵损将，疲敝不堪，遂决定留整编十七师困守延安、甘泉城外，其他部队陆续抽回休整。延安指挥所撤销，我也被调回，又接替了陶峙岳的潼关指挥所主任的职务（陶调新疆）。一九四八年二月，豫西洛阳二〇六师被围告急，胡叫我率队东进支援。当时胡宗南的部队概略位置是：在豫西——整一师在渑池、新安，整三十六师和骑兵第二旅在洛宁、宜阳，整六十五师在嵩县西北地区，整三十师（欠三十旅）在卢氏、洛宁间地区；在关中——整二十九军之二十七师、九十师主力在宜君，其中一个旅在洛川，整七十六师之二十四旅在宜川，整五十七师在麟游、旧永寿；在陕北晋南——整十七师仍困守原地，整三十旅在临汾，警备旅在运城，其余部队后调陕南、川西整补。就上述军队态势说，把能机动力量分离东西使用，很不利。二月下旬，宜川二十四旅被围攻很急，整二十九军之二十七和九十两师主力前往应援。三月初，这些部队都被解放军相继歼灭。胡宗南吃了这次大败仗后，关中空虚，他的老巢西安危急，不得不把二

○六师丢在洛阳,听其被围消灭,把豫西部队星夜撤回潼关以西,維持殘局,并把撤回的部队編成第五兵团,叫我兼任这个兵团的司令官。这时,胡宗南的机动部队仅有这个兵团的力量,应付关中方面作战显已吃力,从此只能在渭河以北澄城、蒲城、銅川等地区輾轉招架,已无还手之力了。

一九四九年春,胡宗南为了暫保西安的安全,后退在涇水河南岸布防,并在三原配备前进陣地。这一带陣地在五月中旬被解放軍突击,陷于瓦解,他不得已撤离西安,退踞凤翔、宝鸡以及渭河南之五丈原一带,企图凭借有利地形,节约兵力,爭取有一个喘息时间,整补部队,并策划建立川陝甘边区根据地,再作最后挣扎。他的作战方針是:第一綫部队保持机动,避免决战,采取逐次抵抗手段,爭取时间,消耗敌人,待机轉移攻势(这是老一套的公式用語)。胡宗南耍这一套鬼把戏,已早为他的左右亲信所透露,实际上他的如意算盘是要入川西退,假道印度,逃亡台湾。胡宗南在宝鸡住了两天,首先带着他的看家本錢——第一軍(整一师,这时各整編师都恢复了軍的旧制)退踞汉中,留我在宝鸡指揮三十八軍、五十七軍的一个师、六十五軍和九十軍,执行持久抵抗的任务。这时秦川产粮区既已放弃,小麦尚未成熟收割,部队蜷集山区,粮草补給倍感困难。尤其蔣帮集团的政治欺騙完全破产,經濟崩潰,虽然每月照例发給官兵的薪餉,但“金元券”早已成了废紙,市場拒用。官兵拿到“金元券”买不到东西,怨声四起。因而軍队所到之处,商店閉市,羣众逃避,軍紀愈加败坏,更加加重了人民的灾难。面对这种情况,清夜苦思,不能不引起良心的自譴。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桩使我两头受气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甘宁青的馬家軍,因为胡宗南逃窜凤翔、宝鸡和陝南后,隴东和陝甘公路完全暴露,馬家